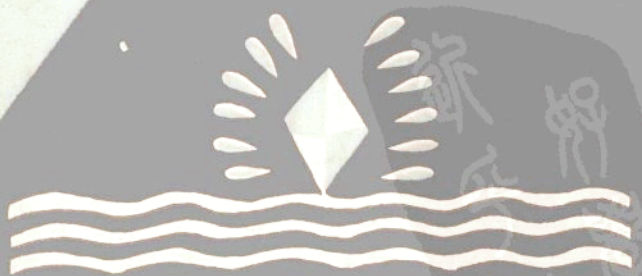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新 月 流 報



“新流月报”影印本出版說明

“新流月报”，太阳社的文艺刊物之一，蔣光慈主編。內容有創作和翻譯。25开本，由上海現代書局发行。共出版四期，第一期1929年3月1日出版，第二期1929年4月1日出版，第三期1929年5月1日出版，第四期1929年12月15日出版，自第五期起改为“拓荒者”。1959年10月根据原書影印，共印2,500部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奔哈德·力夫斯

芬蘭 Madame Aino Kallas 著

王抗夫譯

隨着軍隊往波羅底海附近某省，討平暴亂的一位少年軍官告訴了這樣的故事：

“我們同六十名水兵行抵愛斯脫利亞沿岸的一個教區。我們剛才離却的那個教區是亂事最激烈的一處，差不多貴族的田宅都化爲灰燼；我們所以施出最嚴酷的手段。老實說，司令官和兵士們都已倦於流血，我自己不必提了。一個人決不會慣於此道，漸漸的他怕看見這樣的景像，除非他喝醉了血。

“事先毫未討論過，甚至未曾交談過一句話，我們決定這一次多少要發出點哀憐的心。因着種種的原因，全教區‘只有

一座房子被燒掉了，這，經着證明，是一羣從別處來的亂民做的事。自然，輕微犯法的事發生的很多。旅館和酒肆被逼的關了門；貨車夫要求增加工資，以罷工相恫嚇；地主被威迫的在增加工資的合同上簽了字；叛徒召集着會議並且有激動的演說。我們逮捕了他們當中十二個人，加以訊問，但是爲首的那些唆使和煽惑的人不見了。貨車夫的代表是一個農民，他是我們比較重要的一個俘虜。雖然接着許多警報，他依然逗留在他的田莊上。他被兵士們帶到我們的軍事法庭。他的名字叫奔哈德·力夫斯。

“我們同當地的貴族和牧師們討論應付的方法，他們都勸我們採取緩和的手腕，而我們自己也傾向於這種辦法。只有一位男爵，曾經受着貨車夫的迫脅，站起來主張把奔哈德·力夫斯判決死刑，好警告其餘的人。他似乎引起了對於那個農民的舊恨，後來我們才曉得，那個農民敢於重新樹起他田莊的舊界，這樣一來，就要穿過男爵的某塊草地。經過一番意見的交換，男爵答應把他的主張改爲責打那個農民二百鞭，這是我們在那個地方所用的最輕的刑罰。

“所以，我們吩咐把奔哈德·力夫斯帶進來。他是一個高大

的農民，溫和正直的容貌，有一部絡腮鬚鬚。在他藍灰色的眼中，他的敏捷而聰慧的觀察，即刻叫他自信他的處境。他不表示一點畏怯，雖然他似乎不希望我們有什麼好處對待他。他毫不傲慢，更不諂媚；反之，他的特質似乎不是在長期的奴隸時代所能產生的。他的全身暗示着一種不可名狀的權力，可以管轄人；他的沉重的雙肩似乎構造出來，爲的是要推動別人向前。

“我們的判決，我剛才說過，已經預定好了，但是爲手續起見，我們開始審問他。

“他曾鼓動貨車夫罷工麼？——是的。他何以要這樣做？——因爲他們的地位不堪其苦。他是不是主持着工人的會議，寫出增加工資的新合同？——是的。他隨他們到男爵家裏去了，麼？——是的。他何以在這件事上要以領袖自居？——因爲，既然在學校裏讀過幾年書，他覺得這是他分內的事去幫助那些沒有得着他們利益的人。他在男爵家裏是不是這樣說：“若是你現在不簽字，在這一個星期之內你必得用不同樣的墨水再簽？——不，他沒有用什麼恐嚇。他在教區的會堂上把聖像撕破了麼？——不，他沒有這樣做。

“他的一切回答都很明確，而且音調平穩；但是同時又含着漠不關心的態度，不懷什麼希望，好像已猜着了這種審問不過是一種形式。他的聰敏，灰色的雙眼從來不看在我們的身上。

“其次，傳進來幾個證人。個個人都說奔哈德·力夫斯的好話。他的田莊是他自己買進來的，他清理了他大部份的債務。這是愛斯脫利亞西部不常有的事。在教區中，他常信託的被雇用在好多事業上，他總是心氣和平，合乎情理的做去。他惟一受攻擊的地方，就是不到教堂裏去，不領受聖餐。大體講起來，他似乎沒有什麼仇敵。

“宣讀判決書的事落在我的身上。他又重新被帶進來了，站在我的面前，他穿着羊皮褂子，胸口開着。這時候我才初次覺得他的眼光射在我身上；雖然我的眼睛看着我手上的文件，但整個時間我感覺他的那兩隻探索勿敏捷的眼睛的凝視。我記得那時候我懷疑他懂不懂俄文。

“所以，我先用俄文讀那張判決書，既然我是十分嫻熟愛斯脫利亞文——我是拿娃（Narva）——我就即刻把它譯成那個地方的文字。

‘我念到‘責打二百鞭’這句話的時候，聽見他在咬牙齒。我舉目向着他，看見他面色灰白，現出瘋狂的樣子，好像他自治的能力暫時離開了他。但是他不說一句話。

“我下命令叫把他帶走。走到門口的時候，我看見他雙眉在動搖，好像發着瘧疾。

“犯輕微罪的人先受着責罰。我離開行刑的地方休息着；我的神經似乎處在擾亂的狀態中，我急切的希望一切的事馬上過去。

“我孤獨的留在一間房子裏，坐着整理文件。突然門開了，奔哈德·力夫斯衝進來了，兩名兵士牢牢的執着他，他的容貌叫我駭怕，我的手不得已的撫着我寶彈的手鎗。

“他的樣子太可怕了。帽子不見了，衣服扯成許多片，好像剛才同人爭鬥了的，被刺刀戳傷了的那一邊頰，血直往下流。他所保持的那種岸然的自治態度，從他身上消除了：他似乎走回到數世紀以前，恢復了他好鬥的本能。然而，他的尊嚴和他超卓的氣質仍如以前一樣，他那不自覺的領袖的品格依然存在；站在那裏，他像一個異教時代的酋長。但是在聽我念判決書時，眼睛裏所發出的凶惡的瘋狂沒有了，這時只有不可動搖

的，冷酷的凝視。

“‘你要什麼？’我問他

“‘我不願讓我自己受鞭撻，’他和平而輕侮的回答了

“‘你的判決已經宣布了，’我說。

“‘即令如此——這種判決不適宜於我——我不是一個奴隸，可以受着鞭撻！’”

“‘你差不多要被判決死刑，夥計，’我說。

“‘他驚得跳起來，但是靜默的看着我。

“‘你應當感激司令的好意，只教你受二百鞭完事，’我接着說。‘你可以去了。’”

“我吩咐兵士抓着他，但是他擺脫了他們的手。

“‘現在你要怎樣？’我不耐煩的喊叫。

“‘我不願受鞭打，’他複說着。

“‘夥計，想想看你的話，’我抓着他。‘我們可以把你鎗斃。

“‘如果是那樣——那末，把我鎗斃了罷，’他說。

“我只好把這情形報告司令。我想，一個人的生命只不過值一個戈貝克（譯者按俄國銅幣，值百分之一盧布）；一極

詭異的空虛，一種割離人生的感覺，分散了我的思想，叫牠們零亂，空幻……我竭力的控制牠們，逼着牠們循着牠們惟一可能的秩序的軌道。仍然一種弱點的暫時的感覺佔住了我……我們要做什麼呢？我們彼此都沒有辦法。我可以提議讓他走，一點不要受責罰，但是在我內心覺得這樣一來，我們的威權在農民的眼中一定受着動搖。這是不可能的，沒有法子可以叫他免除責罰。

“司令把這事看得較為容易。

“鞭打和鎗斃任他揀擇一樣，”他說。“這樣可以使他軟化，你一定可以看得出來。”

“我又重新走到奔哈德·力夫斯面前，把司令的意思告訴了他。他靜默的聽着。

“用我能力之所及，我百方的譬解把他聽。

““你有妻子麼？”我問。

““是的，”他質樸的 answering，好像在審問的時候一樣。

““孩子呢？”

““是的——五個，”他回答。

““那末奉上帝的名——代他們想想，夥計。”

“我爲他懼怕。同時我熱望的決定打破他的固執，這種固執的內部的原因我還不完全的清楚。不過在他的身上，有一種力量叫我不得不祕密的敬禮他。

“他不回答，但是似乎在和自己打主義。

““現在聽我的話，”我說，“聚神的思索一下。你要曉得我是完全代你打算。你是個強壯的人，可以耐得住這樣的刑罰，只要輸了一個星期，什麼事都沒有了。

““我並不是懼怕那個，”他說。

““那末，是什麼呢，你何以不回答？”

““我不能。那就是了，我的天性不讓我這樣，我不能。我可以死，但是我不能讓我自己捱鞭打。”

““你們是當時的捱着鞭打，”我說“在你們做奴隸的時候，你們是當時的捱着鞭打。你的父親捱過鞭打的，你的祖父也是這樣。”

““不錯，我們是當時捱着鞭打，”他承認的說。“但是我不願捱鞭打。我生下來是自由的。”

“他恢復了以前的態度。我初次見他時候，所注意到的他的那舊時的恬靜，這時又重新發現在他的高大而方直的身軀

上。

““你的孩子們，夥計。如果你鎗斃了，你的五個孩子都要成爲孤兒了。”

““寧可讓他們做無父的孤兒，不願意叫他們做奴隸的子孫。鎗斃了我罷。”

“他的志願完成了。他鎗斃的時候我不在那裏。我甚至不願看見他的屍體，他的妻和他的長子把他的屍體領去了。我尤其不願聽他臨死的情形。

“但是我的意見是這樣：在這個農民身上，這位奔哈德力夫斯，愛斯駝利亞七世紀以來的奴隸制度伸直了牠的背脊骨。”



歸 家

李 鐵 郎

村前的大路上堆積着濃濃的斜陽光，已經是暮晚的時候了。從這條大路上回家的牧童們坐在水牛背上悠然地在唱着歌，那些水牛們跑得很是紆徐，面孔上掛着一種自得的神氣。大路兩旁，閃映着甘蔗林的青光，望過去，和冥穆的長天混成了一片。

這路的盡頭便是一道用幾片大石排列而成的高約一尺的短垣。這短垣的作用大半是在阻止着家畜——尤其是豬——到田園去踐踏，同時，便也成了一道劃分村內村外的界碑。從這短垣踏出去的是出鄉，踏入來的是歸鄉。短垣旁有了一株龍

眼樹，那盤踞着在路口就和神話裏的虬龍一般。這虬龍站在這路口在關注着這鄉中進出的人們，做他們的有益的伴侶，從他們的祖先時代到現在，一直到將來。

景象是平靜到極點了，然而這平靜繼續着沒有多久便被一羣生客所打破。像一片石子投入一個澄澈的池塘，池面上即時起了漣漪似的，這生客剛從甘蔗林伸出頭來，坐在牛背上的童子們即刻便注視着他喧嚷起來了。

“喂，那不是百祿叔嗎？”

“啊，‘番客’來了！啊，百祿叔一定是發洋財回來呢！”

“啊哈，百祿叔，我們要‘分番餅’啊！”

“啊哈，番客！”

“啊哈，發洋財回來了！”

這所謂百祿叔的是一個瘦得像枯樹枝一樣的人物。他顯然是被這些村童們的問訊所煩惱着，他甚至於想再走進甘蔗林裏去，但他剛把腳步向前踏進了一步，卻又停止了。他的臉上顯出多麼憤喪而且悲傷啊！他的目光微弱，眼睛閃了又閃，眉毛不停地在戰動着。

‘貧婆老母！不要做孽吧！’百祿叔忽而奮勇地走到大路

上，口裏喃喃地叫罵着。雖然，他沒有害病，但他開始發覺他的兩足是在抖顫着了。這蟠踞着在路口的老樹，這老樹旁邊的短垣……這說明他的確地是回到了家鄉，然而這倒使他害怕起來。他感覺到他没有回家的權利。……

他在甘蔗林旁邊的大路上呆呆地站立着，眼淚浸濕了他的多骨的面孔，這使他的形狀顯出和一個老乞丐一般。

坐在牛背上的村童們看了他的這種形狀都驚訝而沉默着。他們都已看出百祿叔是倒楣的。他和旁的“番客”並不一樣。

百祿叔，你遭了劫賊，金銀財寶都被人家偷了去嗎？”一個年紀較大的村童問，帶着同情的口吻。

“怕是害了病吧。”另一個也是用着同情的口吻發問。百祿叔只是沉默着，眼睛望着冥漠的長空，村童們的說話他顯然是沒有聽到的。

在農村裏不幸的事件是太多了，每一件不幸的事件都不能怎樣傷害着人們的心靈。兒童們尤其是天真爛漫，不識愁慘為何物。所以，坐在牛背上的這些村童雖然在替百祿叔難過，但他們的心情却仍然是快樂的。這時狗兒尖着他的嘴脣，搖擺

着頭，很得意地仍在唱歌

……………我的爸爸是個老番客，

我的哥哥到外面去當兵，

我亦要到外面去闖一闖呀，

待到我的年紀長成！……

阿猪年紀比他大了一些，更加懂事些。他聽見狗兒這樣唱，登時便擺出師長一樣的神氣這樣唱着：

——臭骯弟，

太無知；

你的爸爸許久無消息，

你的哥哥也不知道是生是死；

你的媽媽整天在吞聲嘆氣，

虧你還有心腸到外面去！——

百祿叔仍然呆呆地在站立着，他惟一的希望是天快黑些，他可以隱藏着他的難以見人的面目在夜幕裏，走回到他的家中去。這不是很奇怪的事體嗎？他曾經在和鄰鄉械鬥的時候拿着一柄“單刀”走到和敵人最接近的陣線上去，曾經在戲台前和人家打架的時候，把他的臂膀去擋住人家的棉杖。可是，他

却没有勇氣回到他的家中去。

村童們一个个歸家去了，他們的清脆的歌聲，活潑的神氣，葱蘢的生機都使他十二分的羨慕。這使他憶起他從前的放牛的生活來。他的腦子裏躍現着一幅幅的風景畫片，草是青色的，牛是肥肥的，日光是金黃色的。那時他的歌聲，他的神氣，他的生機也和現在的村童們一樣的，然而這一切都消失去了，牛馬似的生涯磨折了他。他相信這是命運。是的，一切都是命運。他想現在的這些村童，將來也免不了要和他一樣變成老乞丐似的模樣，這也是命運。關了這一點，他是很確信的，一個人要是命運好的，那他便一定不會到農家來投胎了。

百祿叔想到命運這一層，對於現在他自己這樣慘敗的狀況幾乎是寬解起來了。但他一想到他的老婆和他吵鬧時的聲音像刺刀似的尖銳；他的心裏不覺又是害怕起來了。

呆呆地站立了兩個鐘頭——這兩個鐘頭他覺得就和兩個年頭一樣長久——夜幕慈祥地把百祿叔包圍起來。星光在百祿叔的頭上照耀着，龍眼樹，甘蔗林都在沙沙地響。像喝了兩杯燒酒似的，百祿叔陡覺興奮起來了。他拔開脚步奔跑着，就